

茄山河

搭贺友直一道“咪老酒”

文 / 黄沂海

贺友直老先生寄来个贺卡,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贺”卡了。“贺”卡独一无二,市面浪向买勿着。有一年寄拨我个“贺”卡,伊拿自家画成一鬃老酒,吃醉脱个样子,连搭眼镜也戴歪脱了。壶边写了一句闲话:祝能走能看能听能喝能吃能想能画能写能提得起放得下……话语老朴素,意味交关深长,寄托了伊乐观豁达个人生态度。伊还拉拉壶身浪工整个题写:“阿海先生健康”,并盖了“天地一壶宽”闲章一枚。天地之大,统统拉拉心里向!

贺友直欢喜咪老酒,报纸高头老早披露过伊每日个作息辰光表:11:30 搭 18:00 送两个时段,伊侬要咪老酒,几十年如一日,雷打勿动。老酒,绝对是贺友直艺术创作

个“生命口服液”。有一趟我到巨鹿路伊个“一室四厅”谈画,勿知勿觉到了中浪向,我想请伊到附近个一爿咸亨酒家吃饭,贺老先生讲:外头个饭店再好,哪能有自家“下饭”香?我叫老太婆弄几只小菜,再开两瓶老酒,阿拉一人一瓶,边吃边聊!所以讲,我也有幸同老先生一道吃过“生命口服液”。

眼前,有些个画家动勿动就自封“泰斗”、“大师”,贺友直听了觉着触气。伊特地翻了翻《辞海》,查了“泰斗”这个词,老先生发急了:癖个是泰山北斗啊,看了心就慌了,哪能敢当啊?画画个,够得上“画家”已经蛮吃力了,更勿要讲是“大师”来。讲起来,贺友直拉拉连环画创作高头个成就,大家侬看得见。伊个代表作《朝阳沟》《皮九辣子》《十五贯》《小二黑结婚》啥啥,

部部侬是精品。

一趟“咪老酒”,我问贺老师,依画啥像啥,到底有啥诀窍?伊回答我六个字:记得牢,搭得拢。记得牢,就是勤于观察,从生活里搜集素材。画《山乡巨变》时,伊就住拉拉农民屋里头,从早浪向起来开门,到夜里向关灯睡觉,盯牢仔农民个生活细节,用心看,用脑子记,闭上眼睛就会产生形象。哪能像现在个画家下生活,癖仔照相机拍一圈就回来了;搭得拢,就是拉拉创作当中得心应手,调动交关个积累,准确描绘出特定人物跟场景。伊个《小街世相》里头,老上海、旧街道,各式各样个人人头,拉拉纸头上“活”起来了。癖个老底子个气息牢牢依一记头扑过来,邪气有味道。

贺友直个作品,我囤了几幅。十几年前头,我拉拉夜报浪发了一

篇老早弄堂里乘风凉个文章,贺友直看了打电话拨我讲老劲个,我索性攒了一只“彩色翎子”:要么请贺老师帮我画一幅乘风凉个图画?啥人晓得呀没多少日脚,伊就癖画送过来了。打开画卷,熟悉个白描线条鲜蹦活跳;拉拉没空调个年代,老百姓热天介个衣食起居,侬拉拉弄堂里向做起了市面。东家阿姨搬出水桶脚盆,癖弄堂口水井弄得“吭哧吭哧”,一歇歇木盆就盛满了井水,阿姨癖一家人家个衣裳,汰得清清爽爽,用下来个最后一桶水,还勿忘记顺便冲一冲自家门口个弹路路;西家爷叔摆开小方桌矮板凳,端出家主婆烧个萝卜干毛豆子,扁尖冬瓜咸肉汤,倒上一杯“特加饭”,慢慢咪一口,快活赛过神仙……看画还看出了意外发现,图画角落头癖个邝拉拉竹榻上

看书个老头,哪能看侬像贺友直本人。可能,天气热得忒吼势,叫伊只好放下画笔,走出屋里向,到弄堂口个路灯下头,摇摇扇子,读读闲书,望望野眼,寻寻画图个灵感。

去年是贺友直个九十大寿,伊关照勿要摆圆台面,勿要出辣花头。乃末,伊个娘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伊操办了一场叫做《率真贺友直》个画展,看过个观众侬讲好白相。我刚巧出差,呀没能赶上开幕个场面。好拉拉出版社个李新社长,事后送了一袋画展个纪念品拨我,袋袋里向还有一瓶老酒,酒瓶印满了贺友直个漫画作品。我先拿老酒囤起来,等贺老师从宁波乡下头回来,再约伊一道咪老酒吧。

货郎担变成大富豪

文 / 沈寂



城市郊外,县镇小村,没有商店。有人挑一副担子,担子里有日常用品:香油、牙粉、鞋垫、筷子、碗盏、针线等数十品种,应有尽有,人称“货郎担”。那人手举“摇铜鼓”,摇得叮咚咚响,招呼顾客,货郎担每到一处,主妇们从屋里赶出,竞相购买。

清朝末年,有一个姓薛名宝顺的青年男子,他的担子货全,脚勤,更受欢迎,往往满担出门,满

袋钱回家。他的一个朋友,有两桶蓝漆,托他代卖。谁要这种货?他只得自己吃下。不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起死去,下令全国举丧,红色的屋宇全要涂上蓝色,薛宝顺就要他朋友向德高洋行将蓝颜料包下,向各处销售。货郎担变成了颜料商,而且受聘为德高洋行买办。

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人回国服兵役,薛宝顺由买办变成洋行代理,更加发财。他盖造洋房,还有私家花园,即后来的衡山公园。

饮食搭健康个关系

创作 / 顾红基

小滑稽

甲:饮食与健康关系相当紧密。乙:勿错。所以,日常饮食既要注重合理个结构搭配,又要讲究丰富个营养成分。

甲:经过长期深入研究表明,饮食中除了蔬菜、荤菜中以虾搭仔蟹个营养成分为最佳。

乙:何以见得?

甲:吃虾跟蟹能增强人个体质,有一个例子就是最好的个证明。大凡人们锻炼身体和操练武术时,一边练,一边嘴里要发出“巴里伊要发出”(“虾”呼

(蟹)哈、呼哈”个喊叫声。

乙:为啥?

甲:表明伊拉经常吃虾、吃蟹,身体强壮,发得出力。

乙:虾跟蟹是水产品,葛末禽类食品营养价值高个是阿里几种?

甲:禽类食品中营养价值最高个是鸡搭仔鸽子。

乙:我晓得,特别是童子鸡跟乳鸽。

甲:聪明!吃鸽子和童子鸡,勿但滋补身体,而且有助于大脑开发。日本电视连续剧《聪明的一休》主题曲一开始就唱到“鹤鸡鹤鸡鹤鸡鹤鸡,鹤鸡,鹤鸡”,说明了一休师傅从一出娘胎就勿断个吃乳鸽跟童子鸡,鸡搭鸽子,造就了伊高度发达个大脑,变得聪明无比。

远开一眼

村里人乘风凉,有几个去处。一般都在门前。门前方便,放一张小桌,夜饭过后,就接着乘风凉。小桌不会空,大麦茶是家家有的,甜芦粟也是家家有的;条件好的人家,还会开一只西瓜。西瓜日中心就用一只网袋兜好,缚根绳子牵着,落在自家井里;天黑吊上来

乘风凉

文 / 彭瑞高

剖开,瓜瓢冰冰凉,老的,小的,个个吃得喊倒牙。

女眷们则集中去打谷场,那里有一盏大灯,亮通宵。她们扎鞋底、补衣裳、结绒线,差个小人坐在身边,摇摇赶蚊子。要是大队发任务下来,她们就钩针结花,人人手里不肯闲。结花是出口生活,做得好,

比白天挑担还来钱。

我们这帮伙伴,喜欢去桥头,坐在桥栏上乘风凉。那里风爽,背脊都吹得滑溜溜的;天高地远,也不怕喉咙响,就是话题出点格,也不碍。什么鬼打墙啊,神仙草啊,男人刁啊,女人骚啊……都可以讲。讲到半夜,口干了,还能去邻村摘一条黄瓜、采两番番茄。每天夜里,伙伴们不用通知,人人自会来的。

老里八早

勿晓得啥辰光开始,中国个乞巧节变成了西方情人节个“克隆”。其实两个节日根本勿是一桩事体,乞巧节辣民间有好多习俗,像设香案、穿针引线、乞巧拜月啥啥,当然,中国人过节勿同吃联系了一道,乞巧节个习俗是吃巧果。

上世纪70年代,口粮按定量搭配面粉。姆妈勿会擀面条,勿会蒸馒头,呀没辰光做塌饼,只会做“面疙瘩”。小妹勿懂事,总埋怨:“顿顿糊糊达达,吃得人一肚皮个疙瘩。”

乞巧癖一天,姆妈倒出平常节省下来个一局局油,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拿面粉做巧果。天井里香烟缭绕,小圆桌浪盆子里盛仔巧果、莲蓬、白藕、红菱。四种祭品代表姆妈个心愿:夫妻情笃,囡儿手巧,儿

七夕,吃巧果

文 / 黄顺福

子多福,儿孙伶俐。巧果个香味诱得倪口水直滴。姆妈讲,囡儿吃仔乞过巧个巧果,手更巧,会女红,嫁好老公。小妹吊牢姆妈个手臂发嗲,伊拜完仙女三姑娘,香燃完,桌浪巧果就侬算归伊专有。

阿爸讲,癖天人间个喜鹊飞到天浪搭鹊桥去,牛郎织女踏仔鹊桥相会。作孽啊,全怪皇母娘娘,伊拉一年只能相会一趟,喜鹊头浪个毛侬让伊拉踏脱。今朝个喜鹊是“秃顶”,躲拉葡萄架下还可以听到牛郎织女讲悄悄话。我拉小妹去钻葡萄架,小妹守拉巧果边浪勿肯离开,笑嘻嘻讲,等一歇拨大哥吃巧果。

癖一年,拉拉安徽“插队”个大弟回家,姆妈拿巧果全倒进伊个旅行包。小妹熬勿牢脱口而出:“我个

……”姆妈一瞪眼,拨伊辣浪一记耳光。第二天,小妹眼泪汪汪醒来,枕头边摆仔大半包巧果,是大弟临走拨小妹留下来个。小妹吃着巧果,觉着手交关巧,兴致勃勃用姆妈个工作手套帮我结仔一双纱袜。伊个冬天,我个脚呀没生冻疮。

时过境迁,现在我个小子只记得过各种“洋节”,中国传统个节日,或者忘了,或者只记得放假、吃:过年吃年夜饭,端午吃粽子,清明吃青团……至于伊拉承载个传统文化意义早就“抽空”,乞巧节也勿知勿觉间变成情人节。其实,节日产生于形而上个精神需求,人拉拉物质需求满足个同时,更应追求精神满足,假定忘了节日个文化内涵,就像人掉了魂,只剩下躯壳,过节还有啥意思?

闲话闲画

小辰光读书晓得上海个天气是四季分明,春夏秋冬长短推拨勿多。现在有变化了,春、秋缩水,热天、冷天涨长了。勿仅如此,如今个热天还特别热,热煞人;冷天还特别冷,冻煞人。今年热天上海是被关进了桑拿浴室,老老小小侬热得勿消了。

阿拉癖眼年过半百个上海人从小是靠一把蒲扇来熬过大热天个。呀没空调、冰箱,呀没电风扇。屋里向能摆出一台摇头电风扇个肯定是有点上个大人人家。由此一到热天,弄堂里个小囡勿是身上生出痱子个,就是头浪生出热疖头个。

我到现在还弄勿清爽为啥会突

出痱子和生热疖头

文图 / 阿仁

然间弄出一身痱子。大人讲热得出汗个辰光勿能够去冲冷水。还讲衣裳要穿得薄点透气点,勿然就会捂出痱子。反正一到热天,痱子、大头疖子是小朋友们大家个消费品。下半天、夜快头大家伙好浴后,头、头颈、身浪都会拍了一层雪白个痱子粉,拍得太多个小鬼就好比一只只白糖梅子,引人发笑。

热疖头要比生痱子个情节严重得多。生出一只甚至几只热疖头是触霉头个事体。我到现在一样弄勿清爽为啥会生热疖头。开始是头顶心或者

额头浪会有点痒,后来会有点痛,再后来就慢慢鼓出一个肿块来。小个像赤豆大小,大个有桂圆大小。热疖头就透能样阴险个生出来了。大人马上到中药店去配点黑膏药来,涂辣方寸大小个黄表纸浪,然后敷了疖子去。要换几次药膏,疖子才渐渐瘪下去。热疖头叫人痛得勿得了,一碰都碰勿得。生好了热疖头个只好退出小囡们白相个大小游戏。否则一不小心碰到,痛者难免要大呼小叫。热疖头滚个辰光还要去看医生。医生会在疖子上划出一个小口子来引出脓水。手脚辣手一点个爷娘会自家动手去挤破脓头。弄堂里有杀猪般嚎叫个小囡多半是伊拉阿爸老娘动家庭手术个受害者。

我还有一个弄勿清爽个事体是,为啥现在介热个天气里出痱子个人少见了,痱子粉勿见了,可是个热疖头基本浪也勿见形踪了,所以辣热天里再也难以碰到头上贴了一块狗皮膏药个大小朋友了。为啥?大家讨论吧。

